

「希」字古音考^{*}

張富海

(上海)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摘要

稀疏義的「希」的上古音可構擬為 $*q^{h}əj$ ；「希」字又是「絺」的初文，其上古音可構擬為 $*t^{h}ri$ 。「希」字一形多用，兩個讀音應該沒有聯繫。

關鍵詞：「希」；上古音；一形多用

^{*}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冷門「絕學」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「基於古文字諧聲假借的漢語上古音研究」(批准號：19VJX115)和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「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」(批准號：20VJXT018)的階段性成果。

On the Pronunciation of “希” xi in Old Chinese

Zhang Fu-hai

(Shanghai) The Center of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
and Paleography, Fudan University

Abstract

“希” xi that means sparse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*q^həj in Old Chinese. The character “希” xi is also the protoform of “絺” chi, which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*t^hri. “希” xi is a heteronymic character, and there should be no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sounds.

Keyword: “希”xi; Old Chinese sounds, heteronymic character

今《說文》無「希」字，但有十一個字从「希」得聲，即：蓐、唏、晞、晞、郗、唏、稀、傒、歛、狶、絺。七上禾部：「稀，疏也。从禾希聲。」徐鍇《說文解字繫傳》云：「當言從禾爻巾，無聲字，後人加之。爻者，希疏之義，與爽同意；巾亦是其希象（按大徐本《說文》引徐鍇說作「巾象禾之根莖」）。至蓐與晞皆從稀省。何以知之？《說文》巾部爻部並無希字，以是知之。」戴侗《六書故》卷三十一有「希」字，云：「《說文》偶遺希字。」清代學者王念孫、錢大昕等皆謂《說文》原有「希」字，而後世傳寫脫之。王念孫《王氏讀說文記》「蓐」字下云：「今考《說文》蓐、唏、晞、晞、郗、唏、稀、傒、歛、狶、絺十一字並从希聲，又昕字注云讀若希，則本書原有希字明甚，今本無希，乃傳寫脫誤，豈得謂本無此字乎？」¹錢大昕說略同（引文見下文）。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「稀」字下云：「許書無希字，而希聲字多有，與由聲字正同，不得云無希字由字也。許時奪之，今不得其說解耳。」似謂《說文》書中本無「希」字，但「希」本有其字。按「希」是古書中的常用字，而且作為獨立的字已經頻見於出土古文字資料，所以戴侗及清人的說法無疑是正確的。

「希」字《廣韻》香依切，微韻曉母。中古微韻只有上古微部的來源（「祈」、「旃」等「斤」聲字屬文部，是例外），故「希」的上古韻部應屬微部。張家山漢簡《蓋廬》簡39：「皮（彼）人陳（陣）以實，吾禺（遇）以希。皮（彼）有樂志，吾示以悲。皮（彼）有勝意，吾善待（待）之，可使毋歸。」²「希」與兩個微部字「悲」，「歸」韻，是「希」屬微部在押韻上的證據。中古曉母除了佔主流的喉音*q^h-來源外，還有少量的清鼻流音來源（如「獻」*ŋ^h->h-，「荒」*m^h->h-，「漢」*ŋ^h->h-，「哈」*l^h->h-），但「希」字並無與鼻音或流音相關的確切證據，所以其上古聲母不大可能是清鼻流音，而應是喉音*q^h-一類，考慮到介音l可能消失而不影響聲母的後世演變（如「舉」*kl->k-），所以「希」的上古聲母也可能是*q^hl-。白一平—沙加爾將「希」的上古音構擬為*q^həj，³因為他們的系統沒有l介音，故不會構擬作*q^hləj。我贊同有l介音，所以「希」的上古音既可能是*q^həj，又可能是*q^hləj，究竟有沒有l，需要過硬的證據。鄭張尚芳先生將「希」的上古聲母構擬作*hl-，⁴潘悟雲先生構擬作*q^hl-，⁵都含有l成分，其依據是「希」與中

¹ 丁福保編纂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影印，1988年），頁1567。

²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張家山漢墓竹簡〔二四七號墓〕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圖版頁104，釋文頁279。

³ William H. Baxter & Laurent Sagart（白一平—沙加爾）：Old Chinese: a new reconstruction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4，頁103。

⁴ 鄭張尚芳：《上古音系》（第二版）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497。

古微母字「絺」的諧聲關係，但這個證據並不可靠（詳下）。因此，從白一平—沙加爾將「希」的上古音構擬為*q^həj較為穩妥。「希」主要有兩種用法：一表示稀疏稀少，如上引張家山漢簡文，通作「稀」；二表示希望、希冀。這兩種用法在古書中均極常見。

上列見於《說文》的从「希」得聲的十一個字語音上可以分為三組：（一）蓍、唏、晞、晞、稀、徯、歛、豨，與「希」之讀音相同，唯「徯」、「豨」有上聲異讀，「歛」有去聲異讀；（二）晞，香靳切，曉母歛韻，又興賢切，曉母軫韻（列在準韻）；（三）徯、絺，丑飢切，微母脂韻。三組讀音的前兩組聲母相同，韻母存在陰陽對轉關係，可以視為一類，而第三組讀音與前二者有較大的差別，是另外的一類。《說文》十三上糸部：「絺，細葛也。从糸，希聲。」六下邑部：「徯，周邑也，在河內。从邑，希聲。」《左傳》隱公十一年：「王取鄆、劉、蔇、邾之田于鄭，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：溫、原、絺、樊、隰郕、欒茅、向、盟、州、陘、隕、懷。」地名「徯」寫作「絺」。微母脂韻的「絺」的上古音如何構擬，是個問題（「徯」字同，下文不再論及）。「絺」字各家無不歸入微部，其根據就是从希聲（「絺」字未曾入韻，無法據其押韻情況確定韻部）；至於其聲母，潘悟雲先生構擬為*k^hl-（按照潘悟雲先生的上古音系統，三等韻前的*k^hl-演變為中古微母。其實可以改擬為*k^hr-，*k^hr-同樣演變為中古微母），⁶白一平—沙加爾構擬為*q^hr-（但*q^hr-應變為中古曉母，如上列興賢切的「晞」，即是*q^hr- > h-，*q^hr-變為微母不是規則音變，所以白一平—沙加爾用方言不同來解釋），⁷也都是根據「希」的讀音。白一平—沙加爾的擬音，「希」為*q^həj，「絺」為*q^hrəj，兩者的讀音極其接近，看起來很完美地解決了問題。

清代以來學者多認為「希」是「絺」的古文（即初文），此說在文字學上很合理，⁸十分可信。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十一《答問八》：「《說文》『稀』、『蓍』、『晞』皆取希聲，明有『希』字。《周禮·司服》『祭社稷五祀則希冕』，鄭氏讀希為絺，『希』即古文『絺』也。古文『絺』、『綌』皆从巾，今本《說文》有『綌』

⁵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數據中心網站：上古音查詢，網址：<http://ccdc.fudan.edu.cn>。原作*q^hl-，據其新說改動，參潘悟雲：《上古漢語的複雜輔音與複輔音聲母》，《中國民族語言學報》第一輯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）。

⁶ 同前注。

⁷ William H. Baxter & Laurent Sagart（白一平—沙加爾）：Old Chinese: a new reconstruction, 頁103-104。

⁸ 初文加注意符的分化字十分常見，比如：洲、蛇、趾、採、征、俘、暮。參看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》（修訂本）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），頁151。

無『希』，蓋轉寫漏落。徐氏巾象禾根莖之說，穿鑿不可信。」⁹孔廣居《說文疑疑》：「希即絺之古文，《周禮·司服》注『希冕』一作『絺冕』是也。从爻，象其織文；从巾，与布帛同意。希乃葛之精者，故又訓少也，後為借義所專，故絺綌之絺反加糸以別之。」¹⁰楊樹達《積微居小學述林·釋希》：「余謂希蓋即絺之初文也。知者，絺為細葛，故希字从巾。絺綌義近，古多連言，綌字或作裕，从巾，是其比也。从爻者，象葛縷交織稀疏之形。有希復有絺，乃後人加義旁糸耳。此徵之字形可證者一也。《書·皋陶謨》云：『絺繡。』絺鄭本作希。《周禮·春官·司服》云：『祭社稷五祀則希冕。』以希為絺。《釋文》云：『希本作絺。』《儀禮·覲禮》注云：『孤絺，卿大夫玄。』《釋文》云：『絺劉本作希。』《禮記·曾子問》注云：『絺冕。』《釋文》云：『絺本作希。』《周禮·酒正》注云：『小祭者，王服希冕所祭也。』《釋文》云：『希本又作絺。』此徵之經典異文可證者二也。絺綌暑時所服，其縷視布為疏，故希引申有稀疏稀少之義。此徵之引申義可明者三也。《說文》二篇下疋部云：『𡗗，門戶疏窗也。』又云：『𡗗，通也。』按二文實一字，爻象𡗗窗交木稀疏之形。希為細葛，𡗗為𡗗窗，其字皆从爻。古今人恆言稀疏，即希𡗗也。此徵之連文之字可證者四也。」¹¹孔廣居和楊樹達都認為作為「絺」之初文的「希」用作稀少之稀不是假借（單純的音近借用），而是因為兩者意義相關，存在引申關係。孔說絺是精細的葛布，較之粗葛布的綌要使用得少，所以絺可以引申出稀少之義（他稱為借義，實即引申義。傳統文字學一般不區分假借和引申）。楊說葛布之絺綌較麻布之類為疏，所以絺可以引申出稀疏稀少之義。孔說顯然不合理，不足辯。楊說有其合理之處，但稀疏稀少之稀應是古漢語一個獨立的形容詞，不可能由名詞「絺」引申出來。

除「希」為「絺」字初文說之外，又有「希」為「𦘒」字古文一說。如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「𦘒」字下云：「按許多云希聲而無希篆，疑希者古文𦘒也，从巾，上象繡形。」章太炎《文始》：「希當為𦘒之古文，從巾，爻象刺文，此合體象形字也。……希又孳乳為絺，細葛也。」¹²林義光《文源》：「《書》『絺繡』（《益稷》）鄭注絺讀為𦘒，則希即絺之古文，與𦘒同字。」¹³按「希」與「𦘒」字形上兩不相干，「爻」亦不像刺繡形，故「希」為「𦘒」之古文說不可信；古書中

⁹ 錢大昕撰、呂友仁標校：《潛研堂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174。



¹⁰ 丁福保編纂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頁7133。

¹¹ 楊樹達：《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70-71。

¹² 《章太炎全集·文始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242。

¹³ 林義光：《文源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影印，2012年），頁142。

「絺」讀為「𦃟」是單純的音近假借，據此也得不出「希」與「𦃟」同字的結論。

「希」即「絺」的初文，用為稀疏稀少之稀，理論上有兩種可能，一是假借，二是一形多用，看起來一形多用的可能性更大。如楊樹達所說，絺綌是夏時所服，¹⁴為了穿著涼爽，不管是較細的絺還是較粗的綌，其織紋不能太密實，在紡織品中屬於織紋比較稀疏的一類，故用从巾从爻（爻象織紋，非卦爻之爻。西周金文九年衛鼎「谷」作，上所从正象織紋，乃「絺」和「綌」之共同象形初文，分化為「希」和「谷」二字¹⁵）的「希」這個字形表示稀疏義的希，並非不可理解。徐鍇說：「爻者，稀疏之義，與爽同意；巾亦是其希象。」即以為「希」形可以表示出稀疏之義。戴侗《六書故》卷三十一：「希，從爻，象巾之疏也。」周伯琦《六書正譌》卷一：「希，疏也，象稀疏之形。」明確以「希」字之本義即為稀疏。季旭昇先生不讚成「希」是「絺」的初文，他認為「希」是粗葛布之「綌」的初文加意符「巾」，仍是「綌」字，粗葛布之「綌」織紋粗疏，故「希」字又可以表示稀疏義之希；至於後起的細葛布之「絺」字，則是从𦃟（字形出處見下文）省聲。¹⁶此說雖不無道理，但不利於解釋古書中「希」、「絺」、「𦃟」的通用關係，省聲之說亦嫌證據不足；即使「絺」能分析為从𦃟省聲，同音的「𦃟」字恐怕也難以分析為从𦃟省聲。總之，「希」字是「絺」之初文的傳統說法難以否定。

是假借還是一形多用，關鍵看兩者的讀音是否相近。如果讀音相近，則是假借，否則只能是一形多用。也正因為存在一形多用的可能，「希」是「絺」的初文這一點並不能保證「絺」與「希**qʰəj*」的語音相近。「絺」的中古音是徹母脂韻，直接上推的話，其上古音就是*tʰri（舌音脂部）。古書中「希（絺）」讀為「𦃟」*tri?（中古音知母旨韻）的通假用例，也反映「絺」讀*tʰri的音。楚簡中「絺」字从「氏」聲，提供了「絺」讀*tʰri音在諧聲方面的確切證據。

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簡16、24：「夫葛之見歌也，則以絺綌之故也。」讀為

¹⁴ 《論語·鄉黨》：「當暑，袗絺綌，必表而出之。」《墨子·節用中》：「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：冬服紺緇之衣，輕且暖，夏服絺綌之衣，輕且清，則止。」

¹⁵ 鄒可晶：《說金文「𦃟」及相關之字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五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223。參看林澐：《新版〈金文編〉正文部分釋字商榷》，中國古文字學會第八屆年會提交論文（1990年）；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146-147；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73注〔九〕。

¹⁶ 季旭昇：〈談安大簡《詩經》「寤寐求之」、「寤寐思服」、「為絺為綌」〉，《中國文字》二〇一九年冬季號（總第二期）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9年12月），頁6-7。

「絺」之字的原形有殘損，但可以確定上从艸，右下从氏，顯係聲旁。¹⁷安大簡《詩經》簡4：「為𦃟（絺）為𦃟（綌），備（服）之無罽（黻）。」簡89對應今本「蒙彼縹絺」之「絺」亦作「𦃟」。「𦃟」字，整理者疑希、氏皆聲，¹⁸未確。既知「希」是「絺」的初文，則「𦃟」字當分析為在表意初文上加注音符「氏」的形聲字。戰國楚文字「絺」从「氏*ti」聲，進一步證明「絺」讀*tʰri。

「希」字用作稀少之稀除了見於秦漢簡外，也已經見於楚簡。如上博簡《史記問於夫子》簡12：「夫子曰：善才（哉），臨事而矍（懼），希不□。」清華簡《治政之道》簡31：「夫幾（豈）𦃟（令）色、𦃟（富）貴乃必或聖𦃟（乎）？唯（雖）𦃟（其）又（有）之，亦𦃟（其）希。」楚簡也用其他字來表示稀少之稀。清華簡《治邦之道》簡10：「𦃟（察）𦃟（其）信者目（以）自改（改），則𦃟（過）𦃟（稀）。」用从希聲的「𦃟」字為「稀」（鄔可晶釋）。上博簡《天子建州》簡5：「幾殺而邦正。」疑是假借「幾*kəj／*kəjʔ」為「稀」。安大簡《詩經》簡49：「白零（露）未𦃟（希）。」「𦃟」从幾聲，可為旁證。

綜上，「希」是「絺」的初文，即其本義是細葛布之「絺」，其上古音為*tʰri（舌音脂部）；同時「希」這個字形也可以用作稀疏稀少之稀，其上古音為*qʰəj（喉音微部）。由於兩個讀音差別甚大，兩者應屬一形多用關係，而非音近假借關係。¹⁹一形多用不利於文字表達的明確，所以「希」最晚在戰國時代已經分化，「希」形一般用來表稀疏稀少之稀（再假借為希望之希），而加注音符或意符的分化字用來表細葛之絺。

最後說說楚簡中一例不易解釋的用字現象。

郭店簡《老子乙》簡12：「大方亡（無）禺（隅），大器曼城（成），大音𦃟聲，天象亡（無）𦃟（形），道〔隱無名〕。」今本《老子》第四十一章對應簡文「𦃟」的字作「希」，馬王堆帛書乙本（甲本殘去）、北大漢簡本《老子》並作「希」。「大音希聲」句，王弼注云：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不可得聞之音也。有聲則有分，有分則不宮而商矣。分則不能統眾，故有聲者非大音也。」王注中的「聽之不聞名

¹⁷ 陳劍：〈〈孔子詩論〉補釋一則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戰國竹書論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1-3。程燕：〈上博簡〈孔子詩論〉「絺綌」字形補說〉（徐在國主編：《戰國文字研究》第二輯〔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20年〕，頁16-18）據安大簡「絺」的字形認為此字作从艸𦃟聲之形，下「綌」字从艸𦃟聲。

¹⁸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73注〔九〕。「𦃟」字，整理者分析為从巾或希，卻省聲。可從。

¹⁹ 如果確實是假借關係，那麼可以將「絺」的上古音構擬為*kʰrəj>*tʰri（同類音變的例子如「經」*kʰrəj>*tʰrəj），或者*qʰrəj>*tʰri（同類例子如「蓄」*qʰruk>*tʰruk），戰國時代發生了音變，但這樣擬音終究缺乏其他過硬的證據。

曰希」語出自《老子》第十四章。王說以無聲解「希聲」，對照上下文「無隅」、「曼成」、「無形」，²⁰應該是合適的。但《老子》第十四章「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」句中的（帛書《老子》「夷」、「微」互易）「夷」、「希」、「微」是分別從不可見、不可聞、不可捉摸三種性狀來描述道，並非「希」這個詞本身有無聲義。單純從字面上理解，「希聲」即聲音稀疏，只是在此語境下才相當於「無聲」。郭店簡《老子》之「大音𠂔聲」，整理者從今本讀為「大音希聲」，未見有研究者提出異議，事實上也不大可能有別的更好的讀法。然而「𠂔」字在古文字中通常讀為「祗」，中古音章母脂韻，上古音*ti，與「絺*tʰri」音相近，而與「希*qʰəj」音相差甚遠，如何同一個「𠂔」字既可以讀「祗*ti」，又可以讀「希*qʰəj」，十分難解，絕不能用舌音和牙喉音可以通轉這樣的說法含糊過去。第一種可能的解釋：郭店簡《老子》的「𠂔」乃誤字，致誤之由是因受到「希」有「絺*tʰri」音（古書中「希」、「絺」通用）的干擾，將本應讀*qʰəj的「希」錯誤地以音近轉寫成「𠂔」。第二種可能的解釋：郭店簡《老子》的「𠂔」所記錄的詞是「希」的一個後世失傳的同義詞，其讀音為*ti或相近的音。究竟如何，有待更多材料的證明。

參考文獻

- 陳 劍：〈《孔子詩論》補釋一則〉，收入氏著：《戰國竹書論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程 燕：〈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「絺綌」字形補說〉，徐在國主編：《戰國文字研究》第二輯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20年。
- 丁福保編纂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影印，1988年。
-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。
- 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季旭昇：〈談安大簡《詩經》「寤寐求之」、「寤寐思服」、「為絺為綌」〉，《中國文字》二〇一九年冬季號（總第二期）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9年12月。

²⁰ 「曼」亦否定詞，參看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（肆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），頁198注〔一四〕。

- 林義光：《文源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影印，2012年。
- 林 澐：《新版〈金文編〉正文部分釋字商榷》，中國古文字學會第八屆年會提交論文，1990年。
- 潘悟雲：《上古漢語的複雜輔音與複輔音聲母》，《中國民族語言學報》第一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。
- 錢大昕撰、呂友仁標校：《潛研堂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》（修訂本）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。
- 裘錫圭主編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。
- 鄔可晶：《說金文「𠂔」及相關之字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五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楊樹達：《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章太炎：《章太炎全集·文始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張家山漢墓竹簡〔二四七號墓〕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鄭張尚芳：《上古音系》（第二版）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數據中心網站：上古音查詢，網址：<http://ccdc.fudan.edu.cn>。
- William H. Baxter & Laurent Sagart（白一平—沙加爾）：*Old Chinese: a new reconstruction*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4年。